

「青蔥計劃」首次走進香港

為青年爭能見度 為行業賺活路

藝術總監王紅衛

獨家專訪

4月的香港，正浸潤在潮濕多雨的清明時節，細密的雨絲遇風微斜，落在香港文

HKIFF

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

化中心的玻璃幕牆上，柔柔地泛出一片朦朧。雨霧中的維多利亞港灣，像無數影片中描摹過的一樣，化身為一座巨大的、流動的攝影棚。天星小輪的馬達聲穿過雨簾，聽來像一悠長而懷舊的嘆息。恰逢香港國際電影節50周年，王紅衛帶着他的「青蔥計劃」來到這裏。素有華語電影「幕後推手」美譽的王紅衛，是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秘書長、「青蔥計劃」藝術總監、也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。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時，他坦言此番來港便是希望在華語電影通往世界的窗口之地，被更多人看見，也希望更多青年導演借此拓寬視野，放眼全世界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圖：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提供



「青蔥計劃」藝術總監王紅衛 胡若璋攝



「青蔥計劃」首部合拍片《觀心》開機大吉。



第十屆「青蔥計劃」十強導演匯聚在香港M+博物館。



青年導演在香港合影，王紅衛（右二）希望借這次交流機會，讓更多人了解「青蔥計劃」。

「青蔥計劃」作為內地最具系統、最權威、扶持力度最大、成活率最高的青年導演扶持項目，在第十個年頭首次走進香港。王紅衛說，「青蔥計劃」從誕生之初，就不是一個局限於內地的扶持項目。38周歲以下的年齡限定，精準扶持的是青年導演的成長生猛期。

「計劃立足的是多元化且面向未來的定位，着眼的也不只是一部電影的完成，更是導演本身的潛力發掘。」王紅衛說，「青蔥計劃」的初心，從來不是簡單完成一個拍攝項目，而是讓青年導演通過這一部作品，真正被行業看見、被市場認可，從青澀走向成熟，最終躋身主流創作隊伍，成為華語電影的新生力量。

十年間，「青蔥計劃」累計扶持拍攝了三十多部青年導演的首作。如今，不少青年導演如白雪、梁鳴、高朋、王通等，都已經成為內地耳熟能詳的創作者，活躍在華語電影的創作一線。「不管是藝術電影還是商業電影，我們最初的目標，基本上已經達到了。」計劃在他口中，可謂如數家珍。

從第一屆開始，「青蔥計劃」就將目光投向了全球華人青年導演，導師隊伍也覆蓋了整個大華語區——香港導演徐克，早已是計劃的核心導師；當年尚屬新生代的翁子光導演，也早早被納入導師陣容。同步，學員入圍名單裏，有香港、澳門、台灣的導演，也有海歸導演，簡單來說，華語電影本就不是一個整體。

為華語電影青年導演提供機會

此次借香港國際電影節50周年的契機，賈樟柯導演和王紅衛一同帶着「青蔥計劃」前十強學員來到香港，正是要向業界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：「青蔥計劃」從來不是一個內地專屬的扶持項目，而是面向整個華語電影青年項目計劃。王紅衛說，尤其，當下電影市場正經歷着全球性的嚴峻挑戰，票房波動、創作瓶頸、資本謹慎；相較之下，內地龐大的市場體量，成為支撐行業前行的基本底氣。

「如果能和香港國際電影節攜手，把這件事做深入，未來更多的交流與合作，就能讓這個搖籃變得更有力量。」王紅衛說，香港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窗口作用，也是當下建設中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更是華語電影「走出去」與「引進來」的關鍵節點。

「我們應該把這個窗口開得更大。」擁有內地電影「幕後推手」美譽的王紅衛，深耕教學與幕後工作數十年，帶過無數學生和青年導演，這也讓他敏銳地意識到，當下大部分內地電影創作者，目光多聚焦於內地市場。「為內地觀眾拍電影，這無可厚非，但在中國電影走出去的過程中，擁有國際化視野變得愈發重要。」王紅衛說，此番帶着「青蔥計劃」學員到港，也是希望新一代青年導演，能看

到更多具有當代性的世界各地的電影，能知道除

觀點

AI是當下諸多專業人士繞不開的話題，在電影界的提及率更是遠超其他產業，成為無法迴避的行業議題。「青蔥計劃」藝術總監王紅衛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接受專訪時，明確表示應以謹慎態度談論AI。

2023年，《流浪地球2》上映與ChatGPT火爆同期而至，全國迴迴路演中，「人與機器的關係」成為外界對他們的高頻提問。自此，只要有AI相關主題的影視活動邀請他擔任評審主席，王紅衛幾乎都會答應。

「想對一個問題有發言權，必須先去了解、學習，看得足夠多，才能有判斷與思考。」他坦言，任何新技術風口都有推動者、學習者與泡沫製造者，AI究竟是資本博弈的金融遊戲，還是真正的生產力機遇，仍有待觀察。

不過王紅衛有個強烈感知，今年春節過後，關於AIGC在電影界的替代作用、降本增效的可行性，以及其帶來的創作平權等，更多冷靜的思考開始出現。「這比一年多前的盲目熱情、焦慮慌張要好，能讓我們從細枝末節處，

了內地尋找投資外，還可以去香港、去東南亞、去全世界尋找機會，這種視野的拓寬，比什麼都重要。

在王紅衛心中，「走出去」從來不是簡單地將內地大賣的影片推向世界，也不是文化符號的生硬堆砌。對於北上發展或走向全球的香港青年導演而言，更重要的是，從創作之初，就要學會用另一雙眼睛看待中國故事，用更具世界性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。「只有這樣，中國故事才能真正被世界看見，與全世界產生更強的共鳴與連結，實現更廣泛、更深入的國際對話。」

首部合拍片開機 不刻意生產「港味」

就在此次香港之行前一周，「青蔥計劃」首部香港青年導演拍攝的香港題材電影《觀心》在珠海開機，談及這部影片，王紅衛難掩興致，話也多了幾分。他介紹，該片導演王怡筠早在第八屆「青蔥計劃」就入圍了前十強，始終深耕香港本土故事，最開始也想借助香港特區政府的「首部劇情片計劃」啟動項目，中間歷經幾番變動，最終找回內地投資，由中影牽頭，惠英紅、鮑起靜兩位香港老戲骨傾情加盟，後來英皇電影發行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也正式加入，這部影片也因此成為「青蔥計劃」的第一部合拍片。

作為該片的監製，王紅衛說，他和導演講得最多的，就是要拍出一部「真實的香港故事」——不是刻意去生產某種標籤化的「港味」，而是讓內地與香港觀眾都相信，這是真正發生在香港的故事。「以前內地觀眾看香港電影，多少帶着一點獵奇感，但這種觀感是有限的，也難以長久。」言語間王紅衛眼光看向窗外，人潮湧動的香港街頭也讓他感念，隨着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的到來，我們更需要有普世性的香港故事，而這，也是當下華語電影中最稀缺的部分。

王紅衛也想起了自己曾提出的「地方志電影」概念。「潮汕有導演拍潮州話電影、西南有方言電影、滬語電影也在不斷湧現，這些電影的發展，讓我們意識到，曾經華語電影起飛時，我們需要票房大體量的製作來撐起市場，來建立行業信心，但現在，全民電影或許就只是少數。」王紅衛認為，當下行業最需要的，是降低「市場訴求的門檻」，這不是說降低技術與藝術門檻。「一個青年導演，要把控大體量大製作，門檻太高了，但行業沒有新人，就必然會走向衰落。」回望香港電影的起步，他頗有同感：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電影起步時，拍的也都是小片子、市井鄰里的故事，沒有宏大的製作、高額的投資，卻正是這些小成本產出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。」

王紅衛言語間，也有作為老師的苦心婆心。他強調，青年導演拍小體量電影，不要自動歸位於只拍藝術片、文藝片，「要在小體量裏拍商業電影，拍普通觀眾願意看的電影。這樣，華語電影才有活路。」

理性審視它對電影業的影響。」

他始終認為，當下電影人最該做的，是冷靜觀察、保持好奇，不盲從也不慌張。王紅衛強調，電影的文化屬性一直存在，能幫助人們建立人與人、人與世界的關係與思考，只是近年被消費主義和過度商業化遮蔽。當前行業低潮，或能借新技術契機，讓部分電影回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純粹模樣。「AI來了不用太悲觀，真正認真從事這個行業的人，都不悲觀。」

「幕後推手」感念的兩個瞬間

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，「青蔥計劃」邀請鄧錦鵬導演舉行大師對話，當關導提及電影《地下情》時，王紅衛原本想插話分享的衝動，被在座學生們的热情所沖淡。他第一次看這部影片，是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後，第一個寒假去廣州姑姑家時，偶然在電視上邂逅的。

「現在我上課的學生都是00後，當他們要拍攝相關題材時，我也會推薦他們去看這部幾十年前的作品，在華語片裏，拍年輕人、尤其拍城市年輕人，這部片子無出其右。」情緒的回游，王紅衛繼續供給了屬於他的兩個難忘時刻。

第一個，是寧浩《瘋狂的石頭》上映後，那個從午後延續到黃昏的傍晚。王紅衛與寧浩相識甚早，從《香火》到《綠草地》，他一路扶持這位青年導演，直到《瘋狂的石頭》獲得劉德華先生幫襯，拿到真正的市場投資，才有了專業演員班底與市場化製作。「當時我們都想著，能拍完上映就好。」王紅衛回憶，彼時三十多歲的自己，已是整個團隊裏的「大人」，其餘成員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，大家滿心都是把片子做好，從未想過會爆火。

這部小成本影片的意外走紅，在後來的行業回溯中，被看作是開創內地青年導演現代情景喜劇的先河，其意義堪比張藝謀《英雄》開啟的大片時代、馮小剛《甲方乙方》開創的賀歲喜劇時代。那個傍晚，兩人在寧浩家樓下小酌，自然而然地商量起下一部作品的方向，那個瞬間讓王紅衛心生感念：年輕創作者終於有了靠近電影的機會，也正是從那時起，中國內地電影以群體之力，正式開啟了騰飛之路。

另一個瞬間，是2018年看《流浪地球》初剪版本時。影片結尾，所有趕到的救援隊員一同用人力推一扇門，以肉身之力撬開希望，奔赴拯救，那個場面悲壯而動人。「我在現場和郭帆說，如果要找一個具體的鏡頭，完成電影與現實的互文，就是這個鏡頭和場面。」作為中國首部大體量科幻災難片，《流浪地球》誕生之初滿是未知：高投資、零經驗，甚至「中國人能否在電影中拯救世界」這個問題本身，在當時的行業裏都是難以突破的屏障。但郭帆團隊敢想敢闖，最終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這份勇敢與突破，也讓王紅衛在回味中生出了新的自我期待。

冀年輕導演嘗試低成本喜劇

作為中國影協科幻電影工作委員會會長，王紅衛近年始終在推動中國科幻電影發展，助力更多元的科幻作品湧現，也努力讓電影在當下呈現新的模樣。他分享，近期剛監製的影片《發現之旅》（暫定名），便嘗試引入「引擎電影」概念——這種將現實故事與遊戲世界相結合的形式，在內地尚未嘗試，而這類有新樣子的電影，正是他想着力推動的。

與青年導演、學生相為伍，王紅衛本能地認為，電影的新樣子，終要靠95後、00後這代年輕人去創造。他有一個希望，年輕導演要多嘗試低成本喜劇，不依賴知名喜劇演員，不局限於現有的下沉喜劇模式，拍出真正屬於年輕一代的作品。展望與回味交織，王紅衛發現，每一次電影市場低迷時，傳統類型題材也會成為救市的重要力量。

「青蔥計劃」走進香港M+博物館。



AI來了 真正做事的人不悲觀